

事不關己

5B 張嘉豪

公車上，一名男子靠着車窗，悠閒地抽着一支香煙，一揮手，煙頭劃出一道火紅的曲線，以一種優美的姿態飛出窗外。

兩秒鐘後，一輛疾駛而來的計程車突然轉了方向，一頭撞進綠化帶。

半個月後，一家工廠發生了火災，上千萬的資產頃刻化為烏有。

一個月後，當初扔煙頭的男子失業了。他失業的原因是，他所在的工廠破產了。工廠破產的原因是，在半個月前一場大火把廠燒光。工廠失火的原因是，一個月前請來為工廠消防設施進行改造的工程師遇上車禍住院了。工程師車禍的原因是，他乘坐的計程車突然衝入綠化帶。計程車衝入綠化帶的原因是，有一個燃着的煙頭突然落入司機的衣領。

城市依舊繁忙，車水馬龍、燈紅酒綠，而我卻如此格格不入，悠閒地在大街上漫無目的地閒逛。怎想到一個月前還滿心想着升職提薪的我，一個月後竟因工廠火災倒閉而光榮下崗。從煙盒中拿出最後一根香煙，狠狠地抽上一口，吐出陣陣煙圈。

「我要飛得更高，飛得更……」便宜的二手山寨手機沙啞地發出為自勉而設的鈴聲，我不假思索按下取消鍵，心中泛起涼意：「唉——別傻了，飛得更高？你現在連電話費都交不起，談什麼發財致富？」

來電的是小釗，我倆經常聯繫，但最近不知怎麼一個月沒有聯繫了。從前我不會主動找他，反正他的事與我無關。不過現在不同了，我因失業，沒錢交租，得到他家暫住幾天。小釗

是位工程師，而我是工廠裏的小組長。說起來要不是小釗沒有及時去廠裏檢查，廠就不會起火破產了，我也不用失業了……

「哥兒，一個月沒你消息了，忙什麼呢？你之前不是說到我們廠檢查消防設備的嗎？怎麼不見你來啊？我最近下崗了，到你那住兩天行嗎？」拿出手機，手指在殘舊的鍵盤上熟練的飛舞，給小釗發短訊。

「上個月我在X路出車禍了，住了一個月的院。來我家聊聊吧。」小釗回覆，於是我坐上往日上班乘搭的公車，到小釗家去。

濕漉漉的車廂上，稍顯擁擠，但竟還有一個靠窗的空座位，我飛快地衝上去，後上車的老太只能望塵莫及了。老太向我投以乞求的眼光，但我的雙眼透出堅定的眼神，心想：「阿婆你摔死都與我無關，幹嘛讓座給你啊？」碰巧經過X路時，又是一個紅燈，我順手把車票往窗外一丟。不少城裏人鄙視我這種沒公德心的行為，但環境保護與我無關，方便自己最重要，再說沒有人亂丟垃圾那清潔工豈不是要失業了？車票落入了一塊似曾相識的綠化帶。兩條突兀的光禿禿的痕跡，如綠化帶的兩條傷疤，喚起了我的回憶……

一個月前，一個酷熱正午。那天我剛接獲可能升職的消息，在下班回家途中公車上，抽根煙慶祝。當車駛到X路的紅綠燈時，我一揮手，把手中剛抽完的煙順手往窗外一拋，煙頭劃出一道火紅的曲線，以一種優美的姿態飛出窗外……

「吱——」就在這時，一輛計程車突然失控衝向路邊的綠化帶，車輪劃過綠化帶留下兩道長長印記。

「真行，居然白天酒後駕駛，」我一笑置之，「這下該判一個月監禁吧。」

「啪」，一個黑衣、戴着墨鏡的男子擦着我的身，在公車

路上走過，把我從回憶中拉回，「不好意思。」男子說道，接着匆匆下車。不久後我也下車了，那位老太也下了車，我正打算在A站轉車直通小釗家……

「我的錢包呢？」我摸摸左邊口袋，才醒悟剛才的黑衣男子是「三隻手」。A車站很冷清，在這荒山野嶺的市郊，只有我和老太兩人在等車，沒有一個行人。

無奈之下，我只能向老太求助，「小伙子你剛剛不讓座給我這個老太，沒有一點公德心，現在遭報應了吧，」老太臉上露出狡詰的微笑，「要記住不要以為事不關己，事物間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，有時候表面看似與己無關的事，其實與你有莫大淵源，只是你沒有發覺而已。」

我連連認錯，只為求得車資。最後順利借得車資，並來到朋友家中，閒聊起他受傷的事。「你這一傷可把我的工作搞丟了，奇怪的是司機怎麼會突然撞向綠化帶呢？」我還有點不解。「唉！別提了，那時不知道哪個挨千刀的亂扔煙頭，正好落入了司機的衣領上，司機一慌，就出車禍了。那煙還和你從前抽的牌子一樣呢。」

我驚呆了，一時間喘不過氣，口中剛抽入的一口煙遊走肺中，莫非是那時……

吐出最後一口煙，老太的話在耳邊迴響：「事物間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，有時候表面看似與己無關的事，其實與你有莫大淵源，只是你沒有發覺而已。」

手中最後的香煙被微弱的火光蠶食、縮短，最後熄滅……